

第六回 近朱者先竊紅香 未來者細商黑漆

詞曰：

樓台近水何妨小，得月應須早。有人醉倒在鮫綃，安肯饒他虛度可憐宵。
情來情去幽還悄，明眼先分曉。為君細細說根苗，只怕一時喜色上眉梢。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話說辛小姐，送甘頤到大廳上轎，彼此依依不捨，也不是賓主送行，竟像夫妻長亭送別，幾乎落下淚來。當不得轎夫抬上肩，王芸領著丫頭，竟匆匆而去。

按下辛小姐淒淒入去。且說甘頤坐在轎中，恰似失了魂一般，須臾到了黎家，抬了進去。黎青見甘頤留坐到此時，定然得意，歸來畢竟歡喜，忙走到轎邊來接他。不期接下轎來，只見他神色慘然，不知何故。外座不好細問，因打發了轎子，並送還丫頭，方同他到房中來，再細看他神情，雖若不暢而臉色微酣，竟似水噴桃花，十分可愛。因問道：「郎君曾見辛小姐麼？」甘頤道：「若不見辛小姐，是誰留我？」黎青又問道：「辛小姐既留你，曾做詩唱和麼？」甘頤道：「若不與辛小姐做詩唱和，卻將甚盤桓？」黎青又問道：「唱和的詩詞，彼此相服麼？」甘頤道：「彼此詩詞不相服，為甚留我坐到如今？」黎青問完，小覺大笑起來道：「這又奇了：郎君去時，只願與辛小姐一面，便為萬幸。今辛小姐與你既如此相得，郎君為何不歡欣雀躍反慘焉不悅，是甚意思？莫非妾與郎君妝扮得不美？被她輕薄麼？」甘頤聽了，方不禁也大笑起來道：「多感卿卿精心奇想，為弟改妝，使我得能親近辛小姐之芳香，受用了一日，功莫大焉，恩莫深焉，感激不待言矣。但弟之初意，止不過望見顏色。不意一相見，便花柳一般生憐，珠玉一般愛惜，鶯燕一般綉繆，琴瑟一般和諧，叫人消受不起。小弟對面時，被她甜言透髓，竟做了一個癡人。小弟別來後，被她柔情刺骨，竟成了一個蠢漢。非不歡喜，但恨慮重愁多，自身無主耳。」黎青聽了歡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美事也，快事也。可細細告妾，妾當為君籌之。」甘頤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煩賢卿且為我改了妝再講，恐撞見人沒趣。」黎青道：「有理。」遂替他將簪髻除下，鬢髮理清，又洗去口脂，拂去眉黛，脫去女衣，換上儒服。一霎時不見了俏麗佳人，仍是個風流才子。黎青因笑說道：「卒小姐若此時見了，又不知怎生愛你。」甘頤道：「正為這種深情，當她不起，卻相奈何。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不要慌張，天下事難於施不難於受，難於無情不難於有情。郎君須細細說來，妾好為君划策。」甘頤連連搖頭道：「芳卿縱有慧心，事到如此，實實無策可划。」黎青道：「縱無划策，郎君說說，卻也無妨。」甘頤道：「辛小姐的那一種依依眷戀之情，比公瑾醇酒更濃，比桃花潭水還深，叫我從哪裡說起？只就她做的詞兒，一想也當不起，就要想死了。」黎青道：「你且說她做什麼詞兒。」甘頤道：「她做的《滿江紅》詞兒，語句甚長，餘且無論。只她結束一句說道『願芳卿速變作男兒，心方快』，豈非明明要嫁我。」黎青聽了道：「她要嫁你，是你的造化。就該拜天拜地，急急求我為媒。」甘頤道：「這媒自然要賴在芳卿身上。但慮芳卿這媒有些難做。」黎青道：「媒難做者男女不願耳。今君又願娶，她又願嫁，有甚難處？」甘頤道：「她願嫁我者，是認我是女不是男，不過以此示愛，不是看破我以男裝女，留心願嫁，而仍有圖謀也。我今日和詞中，雖微微透出，地只認做戲言。我又說是過路女子，不好再去。這段姻緣，雖若有些情蹤，卻虛飄飄毫無把柄。卿要做媒，卻從哪裡做起？」黎青想一想道：「這婚姻虛倒不虛，把柄倒有把柄，媒也有處去做，一做便也就成，但只慮一時不能結親，卻將奈何？」甘頤聽了又驚又疑道：「芳卿小小年紀，怎料事便料得這等詳細，這等把穩。若果能為我做媒，若果能成了此事，便結親遲些何妨，只恐未然也。芳卿若果有所料，而所料之徑路，可微示一二否？」黎青笑道：「要說也容易，只怕容易說了，郎君便將古押衙看做尋常人了。況隨機應變，一時也說不盡，郎君但須至誠求妾，包管有好消息。」甘頤笑道：「弟心至誠，不消說了，但不知可要齋戒沐浴？」黎青笑道：「齋戒沐浴的至誠是假的，不消了，我說的是真至誠。只要恩是恩，情是情，初如此，終如此，不要熱一陣又冷一陣，不要密些時又疏些時，不要有了花兒就棄了葉兒，不要吃著甜的便吐去苦的，這便是真至誠了。不知郎君得能如此否？」甘頤聽了，因抱黎青於懷道：「卿何深慮至此，小弟斷非薄情之人。我甘頤若蒙卿撮合，成就了辛小姐婚姻之好，而得魚忘筌，不念卿卿之德，便當骨化隨塵，形銷委露，不復歸於故鄉。」黎青聽了，忙掩其口道：「妾戲耳，郎君何認真乃爾，妾過矣，妾過矣。郎君既認真如此，妾當竭力圖之，以報萬一。」二人說得相投，便百般偎倚，萬種綉繆。正是：

蝶含春意滿春腔，飛過南窗又北窗。

莫問芳香何計彩，暫時花底且雙雙。

黎青感甘頤情重，到次日起來，妝束了，吃過飯，與甘頤說道：「郎君可安坐，待妾去探一個好消息，來報你知道。」遂叫了一乘小轎，抬到辛衙來見辛小姐。

原來辛小姐自見了甘頤，雖認他是個女子，卻細想道：「我每自誇女子中能詩能文，得到我們身分，便是李易安、謝道韞，也不多讓。怎麼蜀中僻地，生此才美女子。貌之秀潔，且姑無論，只那一支詩筆，吞吐芳香，不知何起何落。幸喜是她獨詠，倘與她分題同做，豈不出丑？就是後來這首詞兒，我開社一番，不好默默，止不過借此以遮飾顏面，不料她拈起筆來，又和得楚楚可人，將我壓倒。雖其中假托男兒，以寓調笑，當不得她調笑人情，竟留了個男兒的影子在我心上，擺脫不去。若真真是個男兒，不知又將何如？」自想一回，又自笑一回。

這日正在那裡無聊，忽見黎青來到，看看她說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我昨日到今，心裡有些不爽快，不喜見人，又怕悶坐，你來得正好，可伴我耍子半日。」黎青道：「小姐平日醉花詠月，最是爽快。今日為何如此？」辛小姐道：「連我自家也不知道。」黎青笑道：「小姐若不知道，只怕我賤妾倒知道了。」辛小姐笑道：「你怎麼得知道？你既然知道，可就說來。」黎青道：「小姐父母又鍾愛，兄弟又和美，外人又欽敬，有甚不爽快？以妾揣度來，無非見了什麼人的詩文，做得人情感動了心事，一時擺脫不去，故戚戚於心，東西不是耳。」辛小姐聽了，不覺大笑起來道：「瑤草，瑤草，你真真要算做個有心女子了。我心上之事，連我自家也想不到，不期倒被你說著了。果然昨日有一個四川女子來入社，生得美麗，不消說了。你曉得我做詩做詞，從來不讓人，昨日略略動筆，竟被她壓倒了。不但被她壓倒，她詞中勾一句、挑一句，又似真、又似假，竟弄得我顛顛倒倒，從昨日至今，只覺神情不暢。」黎青道：「據小姐這等說起來，則是天下又有一個好似小姐的才美女子了，只怕未必。」辛小姐道：「昨日還未曾進，這說詞心。」黎青道：

「既是會過，只怕還是小姐愛才心勝，一時美才難得，故看了三分五分才情，便認做十分了。若說能壓倒小姐，則我不信。」辛小姐道：「自開社以來，見過多少女子，我都不服，為何獨服此女，此女做得詩詞，實實遠過於人，不得不服也。」

因在案上玉鎮紙下，取出兩張稿兒，遞與黎青看道：「你可細細一看，便知我不是虛贊。」黎青接在手中，展開看見上面落款是蜀中社小味甘夢。黎青故作驚訝道：「我就說小姐被人騙了。我聽見說，這甘非想小姐，才一十六歲，詩才倒果是真的，卻靜守閨中，怎得到此？這定是假竊其名，來騙小姐的。」辛小姐道：「我又不知這甘夢之名，又未嘗慕這甘夢之才，昨日這女子，卻來騙我做甚？況昨日這女子的詩詞，俱是簇新題目，當面做的，有什麼假處？且甘夢的才美，遠在蜀中，既年幼不得到此，你卻又為何知她這等詳細？」黎青道：「不瞞小姐說，這甘夢有一個親兄，名喚甘頤。今年才一十八歲，生得人物秀美，才情奇特。因遊學來揚。看見賤妾略識得幾個字兒，因與賤妾往來，故賤妾得知其詳。」辛小姐聽了吃驚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據你這等說起來，則昨日這女子，竟是甘夢的哥哥甘頤，假扮將來的了。怪道他不穿弓鞋，穿著雙女靴，耳上又貼個膏藥，不帶環兒，原來他是個男人。怪道他詞中急急要辨明。這等想起來，則我昨日可謂失言矣。」黎青道：「終不然昨日來入社的竟是甘頤。」辛小姐道：「據你說起來，年紀模樣，有些相似。若不是他，哪裡又有一個才美女子來充？只是他充做女子的來意，似甚不善，我又一時愛他才美，不合做了一首詞兒與他。他執此詞兒，四下張揚，豈不是我開社之一玷。」黎青道：「小姐此論就差了。小姐又不是知他是男子，故招他來入社，即他假妝女子來入社以欺小姐，亦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。與小姐何傷哉。」因問道：「小姐又做什麼詞兒與他，怕他張揚？」辛小姐又將《滿江紅》詞兒遞與她看。黎青看了道：「即小姐之詞『兩簇蛾眉，一雙雲黛』亦止認其為女子也，并非邪穢之談，何玷之有？」辛小姐笑道：「瑤草論事，殊直截快人，但我一個閨中處女，與他一個少年對談了竟日，想起來未免有些侷促不安。」黎青道：「這都是賤妾多口，若賤妾不說破，小姐如何得知他是甘頤，不是甘夢。說便是這等說，猜便是這等猜，究竟不知此女可是甘頤扮的。或另有一個甘夢也未可知。還須細訪。」辛小姐道：「要細訪，也無別處，必須還勞瑤草留心。」黎青道：「他有數日不來了，他若來時，只一問便知，小姐不須介意。」辛小姐因問道：「他與你往來幾時了。」黎青道：「也不甚久，只好月餘。」辛小姐又問道：「你可知他到揚州有甚事？」黎青道：「他說蜀地偏僻，恐無奇才。他雖遊學為名，實欲遨遊天下，自擇才美之婦，而為其妹擇一風流佳婿也。賤妾曾劈他說，你要選人，焉知人不選你。他就誇得他兄妹二人才貌之美，天下無對。若論貌，殊有可觀，但不知其才何如，小姐曾窺其底裡否？」辛小姐道：「才不一端，一時也窺測不盡。若但以詩才言之，真我閨人多矣，似他這等敏捷風流，其實一時無兩，不得不讓他誇口矣。他既自誇不妄，則他更誇其妹，亦未必全誣矣。但可惜道路遙遠，不能一會。若果如其言，則吾弟之佳偶也。」

二人正說不了，忽辛小姐的兄弟辛解慍走了來。看見黎青在那裡，相見過，就問道：「聞得昨日有一個四川女子來入社，詩才甚妙，人物又美，不知果然麼？」辛小姐答道：「你怎麼得知道？」辛解慍道：「今日在賈翰林家，聽見賈小姐相傳，是這等說，兄弟故來問聲。」辛小姐因取那十首《子夜歌》並兩首律詩，與他看道：「你看詩便知。」辛解慍看一首贊一首道：「好詩好詩，怎做得這等風流！」因問道：「這詩不知是舊做的還是新做的？」辛小姐道：「這題目就是昨日賈小姐新議，要做社題的。當面做的，怎麼說舊？」辛解慍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這女子的是個才女子，可惜我昨日不在家，不曾偷看得一面。」因又問辛小姐道：「姐姐可知她今年十幾歲了。」辛小姐不及答，黎青就忙應道：「聞得她才一十六歲。」辛解慍因問黎青道：「你也認得他麼？」黎青道：「這甘非想小姐，我雖不曾見過，甘小姐的哥哥甘頤，卻與妾往來，時常說起，所以知道。」辛解慍道：「她哥哥甘頤，是個甚樣人兒？」黎青道：「她哥哥是重慶府的秀才，也才十八歲，也是個風流才子。」辛解慍道：「既她哥哥是個朋友，煩你相見通個信兒，說我要拜他，相見一面。」黎青道：「大相公要會也不難，搜明日見他，就與他說便了。」辛解慍又將十二首詩，用箋紙抄了帶在身邊，就出去了。

黎青因囑咐辛小姐道：「昨日來的這女子，是甘頤不是甘夢，只好你知我知，卻是對外人說不得的。若說了，便要傳出許多不妙來。」辛小姐低了頭想一想道：「你這話倒也說得有理，以後有人問，只推不知便了。但你見他須問個明白，他這妹子果是如何。他說已許謝學士公子，想也是謊，俱要留心一訪。」黎青答應了。辛小姐又留黎青玩耍了半日，吃些茶果飲食，方放她回家。

黎青回到家中，甘頤接著就問道：「賢卿去了這大半日，有些好消息麼？」黎青笑道：「好消息雖有一半，不好消息也有一半。」甘頤忙問道：「好是怎麼，不好又是怎麼？」黎青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不是一兩句說得完的，須到房裡去慢慢說。」二人同到房中，甘頤等不得，又問道：「好便好，不好便不好，怎麼一半，賢卿說了罷，不要急殺我。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此時，事還未有影響，就急起，若急到事成，也急得好看了。如今且不消息，實對你說罷。那人愛你人物風流，詩才出眾，這便是一半好了。及說破你是個男子，便追悔與你唱和填詞，恐生嫌疑，這便是一半不好了。」甘頤聽了吃驚道：「這是十分不好了，怎說一半？」黎青道：「又愛又悔，自是一半，怎說十分。」甘頤道：「卿情不深，不知其中滋味。若是一片真誠，果愛其人，便死也不惜，又何悔焉。既心懷悔恨，則愛是假愛，有何用處。譬如我之愛她，有若性命，設遭患難，便蹈湯赴火亦必不悔。何況僅一對面，又無人知覺，何至便生怨悵，以此知其不愛明矣。」黎青道：「愛雖不悔，然悔亦有淺深之不同。若一味痛懲其人而不顧，此悔則深切於骨，又何恩愛之可言。若相逢非大道，為名教而踟躕，作合涉於邪，因禮儀而悵快。欲仍前又畏而不敢，欲斷絕又戀而不能。故又憐又惜，又怨又嗔，但恨相親之不偶，第嗟時事之多乖。此妾所謂一半愛一半悔也。若如郎君所說之愛，必逾垣不惜，鑽穴不慚而後可，則是淫女子之行。豈賢媛閨淑之所敢出也。」

甘頤聽了沉吟半晌道：「即如芳卿所說，尚有一半愛我之情，此時再若要見面，前既誤矣，料不能矣。若要寄一詩一束，又恐涉於私，料不可矣；若要正言出色，請斧柯而求，他顯官，我寒儒，斷不從矣。若要俟我成名，則明秋後春，又遠不可期。若要望她見憐，又慕名守節，了不可得。則這一半愛我之情，何時何地得消受。細細想來，終亦歸於無用；既終歸於無用，則連前日芳卿教我改妝，這一片苦心，俱為多事，轉討得一番相思之累矣。」黎青聽了大笑道：「郎君方才笑妾情不深，誰知郎君之情比妾更不深。」甘頤道：「怎麼倒是我的情不深。」黎青道：「妾聞深情人，鐵也磨穿，石也抱暖，神也叫靈，魂也叫轉。豈有異術，不過心堅，不改不悔耳。唯其不改不悔，故偶得其一顧，則慶幸以為前世有緣；得蒙其一顧矣，稍承其一盼，則僥倖以為今生有幸，得遭其一盼矣。日如是，月如是，年如是，故終能成就。今郎君才得一面，即預料其東不可西不可，終於無成。情深人性急心粗如是乎？」甘頤聽說，笑了起來道：「不是我性急心粗，事情想來，必至如此，故早為之慮耳。」黎青道：「你初來可曾想到改妝去見她？你去見她時，可曾想到要唱和詞兒？你唱和詞兒時，可曾想到要你變做男兒嫁你？天下事哪裡便算得定！大都有根自能生枝，有枝自能生葉，有葉自能生花，有花自能結果，但要耐心人在枝頭樹尾尋覓耳。倘一見樹，便慮其開花不為我折，便慮其欲落，豈不科學機智哉！」

甘頤道：「樹之枝葉，一定而生者也，可以察之。若我與辛小姐，相見無緣，相親無路，這枝葉何處去追尋，不由人不彷徨而痛苦。」黎青道：「有一事，自有一事之枝葉。但惜郎君不深求耳。不深求如何得知？」甘頤道：「弟此時心緒已墮於雲霧中，哪裡還知深求？倘有枝葉可求，望芳卿指示一二，死不忘報。」黎青道：「枝葉雖有，卻如飛絮游絲，空中縹緲，只合說與解人。郎君執實認真，未必能信。」甘頤道：「若出卿口，一滴即是甘泉，片羽定為彩鳳，敢不傾心拜聽。」黎青道：「妾前日正與辛小姐談論郎君之事。忽他兄弟辛解慍到了來說，聞知有位四川女子，詩才甚美，來問姐姐討詩看。看完詩，十分稱羨，又問年紀人物，聽見說儀容秀美，年才十六，他只管留戀枉想，大有個求婚之意。又聽見我說認得甘夢的哥哥，他就黏定問我，就要會你一會，你明日須打點言語停當，會他一面。等他求你妹子做個引頭，你便好借此就求他姐姐了。縱不能一時便能許可，然兩下裡往來來，詩酒投機，自然又別有妙處，非此時所能預測。妾之所謂枝葉者此也。不知郎君以為何如？」甘頤聽了大喜道：「若能與她兄弟往還，自是絕妙枝葉。但前日入社所做之詩，既認做妹子，他若問今日妹子何在，卻教我怎生對答？」黎青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說先同母親回蜀去就是了。」甘頤道：「若問從何處來，卻如何說？」黎青道：「只說從京師回來就是了。」甘頤又道：「若問年少女子，在京中何為，卻是怎生說？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何不聰明如此，就說京中係祖家，因祖家有宗支之議，故往耳，亦未為不可。」甘頤聽了，方大喜道：「芳卿何多才，善於酬對如此，小弟真受益多矣。」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鳥但聞聲，花先弄影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